

大家族

【法】莫里斯·德吕翁 著

蔡若明 王姤华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福州

大 家 族

〔法〕莫里斯·德吕翁 著
蔡若明 王姝华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1印张 2插页 263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570

书号：10368·122 定价：2.05元



大家族

译者前言

法国科学院院士、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间的法国文化部长莫里斯·德吕翁的三部曲《人的末日》是法国现代文学中著名的小说。本书《大家族》是三部曲的第一部，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完成，获得一九四八年龚古尔文学奖。《大家族》发表以后，受到评论界的普遍欢迎，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泛流传。搬上银幕后，影片也受到相当热烈的赞扬。

莫里斯于一九一八年生于巴黎，曾在高等政治学院攻读。一九四〇年，进入索缪尔骑兵学校；不久逃离当时在德寇铁蹄下的法国，而投奔在伦敦的“法国自由力量”。一九四三年，他同叔父约瑟夫·凯赛勒合作写出了《游击队之歌》。他曾任战地记者。

继一九四八年获龚古尔奖之后，一九六六年又因其小说、评论及戏剧多方面的成就获摩纳哥文学奖。同年，他被当选为科学院“四十名不朽者”之一。

《大家族》通过舒德雷及拉蒙内利两大家族的兴衰，展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政治界、金融界的残酷斗争，资产阶级内部的相互倾轧，从而构成了一幅法国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也揭示了两次大战期间这个社会的腐朽本质。

全书的中心人物之一——诺埃尔·舒德雷男爵是法兰西银行董事长，拥有矿山、糖厂、报社，在巴黎赫赫有名，是个风云人物，甚至议员、部长都常有求于他。他老谋深算，心肠狠毒，一生都在损人利己，连对他的儿子都要嫉恨，最后把儿子扼杀在他亲手炮制的一出激烈的金融闹剧之中。

拉蒙内利家有个兄弟吕西安·莫勃朗豪富而无权势，吃喝嫖赌无所不至。他的几个同母异父哥哥和侄子们联合起来，买通法院，剥夺了他享受遗产的权利。最后，他空有几百万的财产而捡几颗石子作为安慰，贫死于收容院。

作品中唯一的一个资产阶级有为青年的形象是舒德雷的儿子弗朗索瓦·舒德雷。他在事业中表现出创造精神，现代化的管理思想，领导企业的实干才能。但他不能为自己的父亲和祖父所容。他至死也没有想到竟是他们设下了陷害他的圈套，是他们将他的性命葬送。

小说中另一位活跃的人物是出身于下层阶级——农民阶层的西蒙·拉肖姆。他卑鄙无耻又野心勃勃，不惜玩弄一切手段投机钻营，连他生活中所遇到的妇女也成了他飞黄腾达的牺牲品。在本书中，他从一个不起眼的中学教员，经过在政府部门当职员的跳板，成为有权有势的舒德雷的心腹助手。在三部曲的第二卷中，他已借重这位法兰西银行董事长爬上了议员的高位。但不久他却摇身一变又投靠了新的主子，将原先的两位“恩人”、靠山挤得一败涂地。这个人物的自私、卑鄙，比《红与黑》中的于连和《人间喜剧》中的拉斯蒂涅克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拉蒙内利一家本是贵族名门。在本书开头，兄弟四人便都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但由于他们缺乏金融手段，在无情的政治、经济斗争中毫无竞争能力，便迅速衰败下去。在第二卷中，原来兴旺发达但后继无人的舒德雷家也终于在虎狼争斗中败下阵来，遭到了金融崩溃的灾难，导致了这一家族的彻底垮台。

这部大型社会小说，继承十九世纪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传统，通过对环境、人物、事件的真实描写，对法国社会和生活其中的人的地位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作品情节曲折紧凑，描写生动细腻，不愧为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巨著，也再次证明了艺术上的

现实主义在法国文坛的生命力。

作品中涉及一些色情场面，虽作者旨在表现资产阶级的荒淫、书中人物灵魂的颓废及肮脏，但属作品的糟粕，应予坚决摒弃。

序 言

产科诊所病房的墙，木制家俱及铁床架上都上了亮晃晃的白漆，可以擦洗，但很刺眼。床头上方有一盏用毛玻璃制的郁金香状的电灯，同样白得刺眼的灯光照射着床铺、产妇、婴儿的摇篮及六个来探望产妇的人。面色苍白的产妇不断地眨着眼睛。

“你这一大堆漂亮的理由都丝毫不能改变我的想法，哪怕现在是在战时也不行。”拉蒙内利侯爵说，“我坚决不能同意不在自己的家里分娩这种时髦风气。”

侯爵七十四岁，是产妇的伯父，三分之二的头都秃了，只有后脑勺上还保留着一圈白色的头发，又短又直，活象南美大鹦鹉的羽冠。“过去咱们的母亲辈也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吗？”他继续说，“她们可不需要什么四、五十个外科医生，四、五十个护士，还有这些浑身散发着臭气的杂七杂八的人，生下的孩子也都非常健壮。让孩子任其自然地生下来，过两天她们也就红光满面了，如今你们给我瞧瞧这脸色有多难看！”他伸出胳膊指着枕上，让家里人都看到她。可这时他一阵咳嗽，血一下子涌上他那张满是皱纹而又虚肿的脸，使他的脸顿时变得通红。他用力将痰吐到手帕里，又把髭须擦干净。

在床的右边坐着大诗人的夫人、产妇的母亲让·德·拉蒙内利夫人。她早已年过五十，穿着石榴红的丝绒衣服，戴着一顶大帽子。听完侯爵的话，她耸耸那宽阔的肩膀，头也不回，用威严的口气对她的大伯说：“我亲爱的于尔班，尽管如此，如果你的妻子当时能及时送到医院的话，说不定她还能活着呢，大家都

这么议论过多少回了！”

“不！不！”于尔班·德·拉蒙内利辩解道，“朱利埃特，你那时还太年轻，你能知道什么呀！不管你送她到医院也罢，产院也罢，可怜的马蒂尔德也一样会死的，甚至连死在她自己床上的福气都没有，倒要去死在众人用过的床上。实际上，同一个胯骨窄得简直可以从餐巾环里塞过去的女人，是没法建立一个基督教家庭的。”①

“你们觉得在这孩子面前说这些话合适吗？”舒德雷男爵夫人说。她个子不高，头发灰白，面色红润，这时站在床的另一边。

产妇轻轻挪动了一下头，朝男爵夫人笑笑，低声说：“没关系，母亲，没关系。”

舒德雷男爵夫人和她儿媳在个头上非常相似，都不高。

舒德雷男爵夫人又说：“我亲爱的雅克琳娜，我觉得你很好。两个孩子只间隔十八个月，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这是不简单的，你很好地支撑过来了，而且孩子很漂亮！”

拉蒙内利侯爵咕哝着转向婴儿。在婴儿的摇篮边已经围着三个人，都穿着深色衣服，在领带上别着一颗珍珠。他们当中年纪最轻的是诺埃尔·舒德雷男爵，法兰西银行的董事长，新生儿的祖父，也就是那个头发灰白、面色红润、个头不高的女人的丈夫。他身材魁梧，肚子、身躯、脸庞以及眼皮等一切都很笨重，显露出此人的自负，有追逐金钱的嗜好。他留着短胡子，黑黑的，象个不拘小节的人那样修得又短又尖。

这个六十来岁的魁梧汉子，很尊重他的父亲西埃弗里埃德·

①基督教认为结婚、建立家庭的目的就是生育，就是传宗接代，除此以外不能再有别的目的。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盛行时期，该教的信徒们曾强烈地抵制来自社会的这股压力，直至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这一传统观念仍然非常顽强地存在着。

舒德雷：舒德雷银行的鼻祖、创始人，巴黎人曾称他为“两朝帝国的男爵”^①；他是个瘦老头，头发稀疏，纯白的颊髯，高大的鼻子上布满血丝，眼边潮红；稳坐在一张最好的椅子上，两膝分开，弯着腰，不断地把他的儿子叫过去，带着奥地利口音，耳授几句机宜，在场的人们都听见了。

最后一个在摇篮边的人是婴儿的外祖父、著名的大诗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让·德·拉蒙内利。他比哥哥于尔班小两岁，也与哥哥非常相象，可比哥哥还要精明，肝病也比他重。诗人也秃顶了，被前额上一绺泛黄的头发勉强遮住。他倚着一根用安的列斯群岛产的木头制作的拐杖。

他没有参加这场家庭讨论，默默地注视着那个婴儿，一个满面皱纹，什么也看不见的热乎乎的小肉球，从襁褓露出来的脸蛋还不及成人拳头的一半大小。

“谜呀！”他说，“一个司空见惯的谜，可是最难猜透的东西，却是于我们至关重要的东西。”他愁眉苦脸地摇摇头，他那一根细丝带系着的有色单眼镜片滑了下来，露出了那只左眼，有点不知往哪里看去。

“要在从前，”他继续说，“我不能对一个婴儿多看一眼，越看越难受。这么一个小瞎肉芽，一个白痴……这些小小的四肢一看就知道骨头还都是软的呢……到底是什么神秘的信号使细胞忽然有一天便生长了呢？人为什么又会变得枯槁呢？……”这些话就象是从他牙缝里挤出来的，他叹了口气又补充说：“为什么咱们又是这个样呢？人都快活到头了，可还是没有弄明白，一点也不比这个孩子明白得更多些。”

“没有什么谜，只有上帝，如此而已。”于尔班·德·拉蒙内利说，“当人们也象我们一样老了的时候，也就象老鹿一样越

^①两次帝国指法兰西第三帝国及奥地利帝国。

来越不值钱，鹿角也长得一年比一年少。”

诺埃尔·舒德雷将他那粗大的食指伸到婴儿的一只手里。

这时，几个脑袋都从他们那硬挺挺、冷冰冰的高领子里伸出来，把一脸的虚胖，皱纹，脱了睫毛或发红的眼皮，布满黑斑的额头，疙疙瘩瘩的大鼻孔，肥大的耳朵，以及那泛黄的假发或倒竖起来的真发，一齐向着摇篮俯去；从他们那满是烟味的衰弱的气管里，从垂落下来的胡须中，以及稀疏的牙缝间，向摇篮喷出一股股气息。他们围看着那几个小指头紧紧揪着祖父的大食指，那细腻得象桔子瓣上的薄膜一样的皮肤皱了起来。

“了不起！”诺埃尔·舒德雷说，“瞧他的劲儿已有多么大吧！”

四个人俯在这个“谜”体之上。它是一个刚刚出世的结晶物，集中了他们的血、他们的雄心以及他们在遥远的将来对这个孩子的爱。

由于被盖在这个圆顶下面，婴儿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哼哼唧唧起来。

“总之，只要他将来会用所占有的一切，他就可以要有什么有什么，幸福唾手而得。”诺埃尔·舒德雷站起来说。

巨人以一个不懂得东西价值的内行身份计算着这个孩子所具有的一切。总有那么一天，人们将把现在已经在摇篮里的一切都合并起来：银行、制糖厂、一个很大的日报社，“神圣帝国”中的一个爵位，一个大诗人的世界名望及他的版权，老于尔班的城堡及土地，还有其它一些小财产，以及在贵族界、财政界、政府界和文学界已经预见的一个位置……

西埃弗里埃德·舒德雷扯了一下他儿子的袖子，打断他的沉思，拉着大嗓门对他儿子耳语说：“给他起什么名？”

“让·诺埃尔，同他的曾祖和祖父一样。”他挺身站在那儿，

那黑沉沉的目光又看了一下这个全巴黎最富有的婴儿，骄傲地连连自言自语说：“让·诺埃尔·舒德雷……”

从城市远处传来警报的鸣叫声。所有的来访者都一齐抬起头来，唯有祖父只听到紧接着响起的第二声警报。

这是一九一六年初，德国的齐伯林飞艇^①不时地在晚上飞来，首都大鸣其警报，然后全城都变得漆黑一片，千百万窗户便全都紧紧闭起。这种德国的大飞艇缓慢地从黑暗的城区上空飞过，毫无目标地向街道和住宅的密处投下几颗炸弹，飞走了。

“昨天夜里，在沃纪拉区有一所楼房被击中，好象有四个人被炸死了，其中三个是女人。”在寂静中让·德·拉蒙内利说。

在房子里，回响似乎同外面还不一样，它持续了好几秒钟。外面，除了有一辆马车在附近一条街上隆隆滚动外，没有任何声息。

西埃弗里埃德又向他儿子作了个手势，儿子就帮他穿上皮大衣，然后老头又坐下了。舒德雷男爵夫人为了找个话题，说：“他们那些可怕的炸弹有一颗落到了电车轨道上，铁轨朝天翘了起来，把一个可怜的男人砸死在人行道上。”

诺埃尔·舒德雷一动不动，皱着眉头。

他们所住区的警报也开始吼起来。拉蒙内利夫人用两食指将耳朵死死堵住，直至它不响了。

楼道里传来脚步声，一声门响，一个护士走进来。

这个女人已经上了年纪，皮肤干瘪，动作象男人。

她点着床头柜上的一盏油灯，检查一下窗帘是否拉好，然后将床头的郁金香式电灯关上。

在这半明半暗中，来访者们古怪的影子都落在墙上，正对着产妇。

^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使用的轰炸机。

“如果各位愿意躲避的话，防空洞就在这楼底下。”护士说，“这位年轻夫人还不能下去，医生不允许。明天大概……”

她从摇篮里将婴儿抱出来，包在被子里。

“就我一个人留在这层楼上吗？”产妇用虚弱的声音问道。护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她说：“噢，您将会很安静的，要听话。”

“我想把孩子留在身边。”产妇背对着窗户缩起腰，又说一句。

护士只是“嗤嗤”两声，抱着孩子走了。

从来回晃动的门里透进走廊微蓝的灯光，产妇瞥见这层楼的其他病人在小车上被推着走过。这样过了几秒钟的光景。

舒德雷男爵夫人为了表现出她很镇静，放低了声音说：“诺埃尔，你心脏不好，我想你最好还是下去吧。”

“噢！我，不要紧。”诺埃尔·舒德雷回答，“而我父亲倒是最好下去。”

老西埃弗里埃德也就不客气，站在那儿已经不耐烦地等待着别人送他。

“诺埃尔最讨厌在拉警报的时候呆在楼上，”男爵夫人低声对拉蒙内利夫人说，“听见它心就发慌。”

拉蒙内利家的人都有些不屑地注视着舒德雷家里人的不安，他们害怕是可以原谅的，但不应该表现出来。

拉蒙内利夫人从她的提包里取出一块小圆表。

“让，如果咱们不想误了看戏的话，可应该走了。”她说着，并特别强调“看戏”，为了表现出齐伯林飞艇的到来丝毫不能影响他们晚上的安排。

“是的，朱利安娜，你说得对。”诗人回答道。

他扣上外衣，象要鼓足勇气似的吸了一口气，以平淡的语气

补充说：“我还得到俱乐部去一下，我先把您送到剧院，待会儿演第二幕时我再来找您。”

“我的朋友，这没什么，没什么。”拉蒙内利夫人尖刻地说：“你哥哥会陪我的。”

她向女儿俯下身来，在她额上轻轻地一吻。产妇机械地说：“谢谢您来看我，妈妈。”

舒德雷男爵夫人也走上前去向产妇告别。她感觉到产妇的手紧紧握住她的手，几乎是揪住不放。她一时犹豫了，转而又想：“说到底，她也只是我的儿媳，既然她的母亲都走了……”

雅克琳娜的手松开了。

为了掩饰她的局促不安，男爵夫人说：“这个纪尧姆二世^①真是野蛮。”

有的是出于担心害怕，其他的则是因为要去看戏或有什么并不很秘密的会晤，来访者们都匆匆忙忙离开了病房。女人们走在前面，边出门边检查她们帽扣发针是否别好；男人们按年纪顺序跟着。接着门关上了，室内一片寂静。

产妇的眼睛转向那白蒙蒙的空摇篮，又看看由床头柜上的小灯照亮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位年轻的龙骑兵军官的正面像，高昂着头。在这个镜框的一个角上还有另一张照片，但比前一张小；还是这位军官，他穿着很厚的羊皮大衣，脚上的长筒靴埋在泥里。

“弗朗索瓦……”年轻的妇人低声说：“弗朗索瓦……我的天呀，但愿弗朗索瓦在那儿平安无事……”

在半暗中，她睁大了眼睛，竖起耳朵，捕捉到的只有她自己的呼吸声。

突然她又听见从天空传来发动机的隆隆声，接着是几声沉闷

^①纪尧姆二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皇帝。

的爆炸，把玻璃震得直响。又是一阵隆隆声，声音越来越近。

雅克琳娜紧紧抓住被头，两只拳头凑到一起，将被头拉到了嘴上。

这时候，房门重新打开了，出现了一个戴着白帽子的脑袋，象只受惊的小鸟似的影子落到墙上。这是于尔班·德·拉蒙内利。

老人止住脚步，来到床边，坐在她嫂子刚刚离开才几分钟的那张椅子上，简单地说：“戏嘛，我从来都不喜欢看。在你身边我也一样是等……可怎么会想到这么一个地方来生孩子呢！”

齐伯林飞艇又来了，马上就要从这医院的上空飞过。

第 一 章

诗 人 之 死

I

空气又干又冷，简直象玻璃一样脆得一敲即碎。十二月阴暗的天空繁星满布。巴黎向空中映去一片玫瑰色的红光。数百万只灯泡，数千盏煤气路灯，橱窗里成排的照明灯，在屋顶上萦绕的霓虹灯招牌，被无数来往的汽车车灯照耀的大街，贫民窟的天窗，剧院的柱廊，议会大厦通宵达旦明亮的窗户，艺术家们的工

作室，工厂的玻璃窗，守夜人的蜡烛光，水池、柱廊石、镜子、戒指及军人白胸甲上的各种各样的反光，所有这些灯光、光源、光芒，融汇成一体，象一座明亮的圆盖笼罩在首都的上空。

第一次大战结束已经两年了，巴黎已经在地球的中央重新出现，变得光彩夺目。各种事务和思想的活动大概从来也没有象一九二〇年年底这样兴旺过；金钱、豪华、艺术品、书籍、佳肴、酒、言论、装饰、幻想，从来也没有以如此的规模深入各个角落。全世界的空谈家们，在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里慷慨激昂地嚷着，有真理，也有奇谈怪论，他们身边围满了被吸引来的闲人、美学爱好者、终身革命家或一时的造反派。他们就这样，每天晚上举行着世界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智力集市。来自各种政体、各种王国的大臣们、外交家们，在布瓦区^①花团锦簇的宴会上济济一堂。刚刚创立的联合国，选中了凯道赛^②的时钟厅，作为第一次全会的地址。也就是在这儿，它向人类作出了开创一个幸福时代的诺言。

女人们已经缩短了她们的裙子，并开始剪掉她们的长发。从路易-菲利普^③时代就营建起来的防御工事^④，突然一下子变得窄小了；人们铲倒了高墙，填平了壕沟，城区将向所有的贫民区发展，滚滚而来的砖和水泥的巨浪淹没了原来林子里的教堂。

由于大战胜利结束，共和国已把一位法国最彬彬有礼的人士选为她的第一任总统，但法兰西在仅仅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就沉浸到了无节制之中。

①布瓦区即布洛涅森林区

②指法国外交部街

③路易——菲利普是从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国王

④指那条由壕沟和炮台筑成的长满野草的围墙。仗着它，巴黎曾安全、舒适地渡过了八十年，那些在枯燥无味的街上生活的孩子们，星期日常到这儿来玩。

巴黎从来也没象这时成为一个寻猎成功的社会。在这里，至少有一万个经常更替的分掌着政权、财富、维护风雅及驾驭优秀人才。当时有崇尚珍珠的风气，而这些人差不多可以同珍珠相比美。珍珠就是这些人物的象征；珍珠有真的、假的，这些人也分为有教养的和无教养的；有的在几个月内就失去了光泽，有些却在市场上价值与日俱增；这一万人中没有一个象宝石那样洁白澄亮，光彩耀人，而都是象深海的产品一样亮光模糊、浑浊不明。

他们周围还有二百万人。这些人生来运气不佳，或者说是没能碰到好运气，或者根本就连想都没想过。同在所有朝代一样，他们是在提琴队里凑数的，给女明星管服装的，给别人绘的画裱糊装柜的，为阔绰的婚礼钉地毯好让人们踏踩的人。那些最倒霉的人始终就被迫卡在别人的名望后面及艰苦的劳动中间，无法出头。

但任何人都不能说是是否就是这一万人在领导组织这二百万人而从中得利呢，还是这二百万人出于要活动也好，要出售也好，要欣赏也好，或者因为需要觉得自己与珍珠的荣誉有关也好，而不断地养育出王冠上那些珍珠的。

已经站了五个钟头等着看一辆王家马车通过的人群比坐在车里向人群致意的国王更加兴高彩烈。

晚年经历了大战、现在已行将就木的这一代人，却觉得巴黎在同他们一起衰败。他们为礼貌和一种法国式的精神的末日来临而痛心，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十八世纪的遗产。他们忘了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也曾这么说，他们还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曾给礼貌添加过几条规则，他们也只是在晚年才重新找到了他们意义上所指的“精神”。他们认为那些时髦太过火，风气太放肆。在他们当年的教育中，这些都是作为罪恶看待的。如性恋、吸毒、错综复杂的反常的性爱关系，在他们的时代是受抵制或被掩盖的，当今的年轻人却将这些差不多当作是正常的消遣而

在他们面前炫耀。因此老一辈人在指责中也掺有一丝羡慕。他们觉得最新的艺术品不配这个称号，而种种新理论也恰是野蛮的表现。他们把体育也同样地蔑视。

相反地，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将科学的发展记在心里。当他们看到机器的发明及技术的进步闯入了他们的物质生活领域时，有时是高兴和自豪的，有时却又有些不快。但是拥挤破坏了人们的愉快，由于惋惜安静的文明化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巡视这个时代以后一言以蔽之：这只是使人眼花缭乱的昙花一现，不会持久，也不会有好结果。

人们对此可以耸耸肩膀，然而这老一代人这样的看法不光来自老年人永远的不满，而且还有别的原因。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二〇年，社会产生的裂缝比从一八二〇年到一九一〇年之间更为深刻，更加不容怀疑。巴黎如此，人们也是如此。人们常这样来谈论这一辈人：“他一个星期就老了十岁。”上个世纪大概是高度文明开化的法国，而四年的战争就使她倒退了一个世纪。巴黎仍象一个肺病患者，渴望生存下去。

社会尽管有其内伤，但也可以是幸福的，同样，一个社会尽管有许多成员痛苦不堪，但依然可以显出幸福的景象。

年轻人把他们所有眼前的及可预见到的痛苦，把他们当时的困难及未来可能发生灾难的罪责都归诸于他们的长辈；曾经是和现时还是那一万人中的老年人，听到人们谴责他们无心而犯下的罪恶，谴责他们的自私、懦弱、不通情达理、轻率及好战；而那些谴责者自己却好象并没有比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宽宏大量，更多的信念与稳重。当这些老人向他们指出这一点时，他们大叫：“可就是你们把我们造就成这个样子的！”

每个人，即使在光芒四射的巴黎，也是在顺着他自己生活的隧道前进，他作为过路客却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方圆几里都可以看